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厚齋易學卷五

詳校官侍郎_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謄錄貢生_臣吳壽康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五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一

經上篇 乾坤

三三 乾下
乾上

案舊注乾下乾上六十四卦皆然然三代以前用刀刻方冊无小字此後人所增也

說卦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又曰陽

卦奇陰卦耦 又曰聖人設卦觀象 又曰八卦成
列象在其中矣 又曰八卦以象告 又曰成象之
謂乾

易緯曰卦者掛也正義曰言縣掛物象以示人故
謂之卦但三畫之體雖象陰陽之氣未成萬物之
象於萬物變通之理猶未盡故重之而有六畫備
萬物之形象

程可久曰易起數以定畫因畫以生辭定辭以明

象立象以盡意

案白大造言之則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自
包犧言之則起數以定畫因畫以明象立象以盡
意而文王則因意以繫辭者也蓋大造自源而沿
流包犧自流而溯源爾程說謂文王之易也

朱子曰包犧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
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各有生
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

又曰包犧乃未有卦時畫出成卦文王則就已成之卦而行爻非是畫一畫而又始思第二畫也方一畫時畫畫皆具

馮當可曰觀易於畫可見一陰一陽之道易之畫不過奇耦奇耦進退而四時成八卦備八卦備而六十四卦備天人事物之理變化消息之道盡於此又曰易之象在畫易之道在用知所用則畫不徒設矣

此乾坤所以立用九用六之例也一陰一陽之
謂道可謂至論

麻衣曰无窮妙義盡在畫中

陳圖南曰犧皇卦畫若今經書正文文王孔子之
辭乃是注䟽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又四不立文字
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合象焉則吉凶應違
其象焉則吉凶反

鄭康成略
知此說

後世卦畫不明易道

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謂易止於是

而不復知有畫矣

案易有象謂奇耦之畫雜居六位之象非止有物之象也是故觀畫則知象觀象則吉凶悔吝可知矣抑聞之曰易有內象有外象內象理也外象物也

楊中立曰讀易必先識根本竊謂易之根本在陰陽陰陽之象在畫一奇一耦往來更代有无穷之變

李子思曰方一陰之生於時為午於節為夏至陰
氣之所激宜其為寒也而反熱一陽之生於時為
子於節為冬至陽氣之所激宜其為熱也而反寒
蓋一陰之氣萌於地下推出陽氣而發見於外故
熱一陽之氣萌於地下推出陰氣而發見於外故
寒此陰陽之氣自下而上而六畫象之非聖人之
私意也

右論六畫之位始終之序如此凡靜則自上而

墜下死道也動則自下而升上生道也觀植物之生可見矣

正義曰王輔嗣等以為包犧既畫八卦即重為六十又四按重卦或以為神農或以為禹其非有不及待辨者獨司馬遷之徒以為文王夫八卦不足以盡天下之變明矣使包犧之畫止於八卦則亦大踈矣况夏商之時卦已六十又四見於周官明甚十三卦尚象制器亦有見於神農黃帝堯舜之時

者蓋包犧畫此八卦以具其體使筮者因而重之以盡其變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无其辭文王則具六十四卦之體而行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各占其動而繫之以辭云爾彼蓋誤以文王衍卦之六爻為重六爻而不深考也嗚呼生著以衍七八九六者文王也乃以為始於包犧以卦重卦者包犧也乃以為始於文王衍爻而繫之辭者文王也乃以為周公至於易之名義亦錯亂无據甚矣秦火之

烈而諸儒之失其傳也

說卦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案此言畫卦之始一畫之奇即已成象坤則畫耦蓋效乾之畫而法之者也

右明卦畫

乾

程正叔曰乾坤古无此二字畫卦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

按古文三三乃立乾坤之畫至於水火之文亦是立坎離之畫蓋包犧畫八卦之後文字始生乃象卦之義以立名非先有此而後有卦畫以象之也程可久曰乾之為名八卦之一也乾陽物也為天為君為父者皆其所告之象所類之情也

吳斗南曰筮易之法揲著求畫畫備為卦所畫者卦爾揚子雲有言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文王於每卦為之彖辭故題卦名以繫之焉蓋所畫之卦

即其名也左氏循文王之題既畫卦而又名之正義反謂左氏不畫卦今畫卦者後學私畫以備忘非也

右明卦名

象贊曰天行健

說卦曰乾陽物也 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 又曰乾健也 又曰乾剛坤柔

陳圖南曰凡天下之所謂健者皆乾也順者皆坤

也入者皆巽而動者皆震也陷者皆坎而麗者皆離也止者皆艮而說者皆兌也仲尼特舉八卦之大者以為宗本爾

案乾純陽故其德剛其行健

李季辨曰四德見性六爻見情

成之者性謂健也四德猶性之有仁義禮智故即仁義禮智以見性

右明卦義

說卦曰乾天也 又曰乾為天

程正叔曰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

正義謂天與乾為體用程可久曰倫類不通如
艮兌不可為山澤之用也

李季辨曰乾天之理也未有天先有乾之理太極
既判天就易中稟得剛健中正之德故曰乾

蘭惠卿曰天地者形也乾坤者所以法象天地者
也天德剛健地勢卑順故聖人畫為乾坤以法象

天地之健順

案太極未判已有健順之理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乃有健順之氣積陽上浮成形而為天積陰下墜成形而為地天地者蓋稟乾坤之氣以成形者也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於是即陽之純而剛健者法天行之健畫卦而名之曰乾即陰之純而柔順者法地勢之順畫卦而名之曰坤是天地稟乾坤之氣以成形包犧法天地之象以畫

卦二說初不相悖也故曰法象莫大乎天地

說卦曰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
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馵馬為木果

趙氏曰古今說者徃徃直以乾坤為天地不復玩
味其辭以求消息盈虛之理胡不以未有十翼之
前觀之乎二卦爻彖之辭凡百二十七字自飛龍
在天一字之外皆未嘗以天地為言至孔子乃始
詳陳天地之理特舉其得健順之大者以明之耳

右明卦象

象贊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石守道曰乾下乾上純剛至精之氣无一陰以雜
之人君固當法乾使朝廷上下皆君子不可使一
小人亂之也

楊廷秀曰人君體乾之剛則必力於行道勇於進
德明於見善決於改過用賢必堅去邪必果建天
下之大公破天下之衆私聲色不能惑陰邪不能

奸矣

右明卦用 等而下之隨其分量皆當知所用
說卦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又曰乾知大始 又
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又曰
乾以君之 又曰乾天也故稱乎父

李子思曰說易者謂无極之前以陰含陽陰為陽
母每以坤先乾此歸藏學也諸儒論卦氣所起從
坤而來大抵宗本此說夫无極之前未有兆朕也

而孰分其後先太極肇分坤體寂然之初乾陽之
氣先動而坤從之乾之一陽交於坤而為震坤之
一陰於是乎感而從之交於乾而為巽則是乾之
一索實先乎坤故說卦之序曰萬物出乎震齊乎
巽此乾之所以先坤而為文王之易之序也 又
曰孔子於乾坤二卦彖象文言訓釋旨義既已曲
盡而又論天尊地卑之位天一地二之數乾父坤
母之分乾剛坤柔之德天地君臣之序上下禮義

之錯大率以乾先坤後為義遂使乾之道行乎天下而天地位萬物育至今訓義之著於人心與春秋書元書王書正之法相為表裏則孔子之易學於天地兩間之功用豈曰小補之哉

右明卦序

元亨利貞

林黃中曰六十二卦彖辭以二體與剛柔雜居言其性情乾坤純體无剛柔之雜自初至上以始終

為序故文王繫之以元亨利貞之辭李子思謂文
言字字有位置噫豈唯文言哉易之一書皆然林
氏之論深得其旨元亨下乾之象利貞上乾之象
也

郭子和曰乾道也元亨利貞其德也

李子思曰此所謂和順於道德

林慎微曰繼道者善繼乾者元

二說皆得其指以和順於道德言之則乾道也

元亨利貞德也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言之則乾道也元亨利貞善也健性也故曰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善也元乃其長耳

朱子曰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占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

或疑辭變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今專以筮占言易可乎曰人心皆有此易聖人先得此心之同然者不待占而已知來物故其以言以動以制器

无非易也然或有大疑則決之著龜舜有官占洪
範有稽疑周官大卜筮人初不廢此况夫百姓日
用而不知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設教焉
可誣也

右明彖指即象占也

贊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楊廷秀曰彼異端者以空言性命為元其究窒於
亨之用以詭遇事功為利其究賊於貞之體

右以元亨為一義利貞為一義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
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
故曰乾元亨利貞

都聖與曰在天為四時在地為四方在人為四端

程正叔曰讀易必先識卦體四德闕一不成乾

元如

子少一足即不成

又曰唯乾坤具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

而變焉

李仲永曰他卦或具得之而孔子不言利者不足以盡乾所利之大也

王氏逢曰始降氣而造物者元也著明其分而達之者亨也因所宜而成之者利也固其本而終之

者貞也

李季辨曰元胚暉也亨發達也利成遂也貞不變也

李仲永曰元則始萬物也亨則長萬物也利則遂萬物也貞則成萬物也非健而不息安能若是又曰乾如斗焉斗指於東則為春指於南則為夏指於西北則為秋冬四時行而不息所謂健也李子思曰一人之身天地咸具以心言之元者一

念之始生者也亨者出與物交者也利者舉斯心而加諸彼者也貞者人與物辨者也以氣言之昧爽之氣即所謂元晝日之氣即所謂亨與利而夜氣則反本而歸正者也

右析為四德

程正叔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

郭立之曰元之在乾猶人之有首

林黃中曰四者其本一一者何元之謂也元則亨而利利則貞

耿睇道曰近取諸身乾元者元氣也周流於身豈非亨乎榮潤其身豈非利乎邪氣不受受則為疾豈非貞乎

右主元

文言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

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李子思曰孔子於四德多言元而貞繼之罕言利也至此總歸於利以見乾之為利如此之大也

右主利

李子思曰一陽之氣運轉於太虛之中健而无息者也元亨利貞乾道之始終也乾之生出唯一元字而乾之歸宿唯一貞字若夫亨與利則其間之功用也乾元一氣之動唯其有所歸宿之地是以

周流今古運用不窮易之所以為易者此也 又
曰孔子論文王八卦始震終艮震者乾陽在下為
動之始艮者乾陽在上動極而止者也震之動即
乾之元而艮之止即乾之貞貞內伏元艮中起震
故曰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

右主貞

程可久曰德也者合而言之則大亨以正分而言
之則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析而言之

則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亦猶四時兩而言之則曰陰陽一
而言之則曰歲或合或離各當其時物而已

案易道廣大聖人之言亦廣大縱衡曲直皆可推而
通凡象象所繫自正意之外皆可旁通曲暢故孔
子於文言說卦敷陳而推明之

毛伯玉曰易者象也不正言之而以象言蓋无往
而不在也文王孔子各以己意互明之至於序卦

雜卦又所謂旁通曲暢者然則易未嘗有定說而亦未嘗定為一說也今之傳解累數百家不勝其異然短長乘除苟不至於穿鑿无理安知不得其旁通曲暢者哉

是說深得其指蓋以三百八十四爻包括古今萬事之變非事之所能盡而舉其象焉則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之也觀左氏所載占辭出於文王繫辭之後而不專用文王之辭而孔子

十翼亦多出於辭之外蓋文王之辭特舉一隅耳麻衣曰辭外見意方審易道斯言得之

或曰易以天道明人事者也他卦之彖言天道必繼之以人事而乾獨不及之何也曰乾天也專以天道明之故不及人事也此特例也自六十二卦言之則乾坤特為一例自乾坤二卦言之則乾又特例焉如六爻之備三才孔子大象之不言乾例也

右推廣彖義

初九

都聖與曰以時言之有初則有終以位言之有上則有下以數言之有二三四五則有一六三者互文以見也初不謂之下者一陽數而下之位卑非所宜居也曰初則有克終之意上不謂之終者終則窮矣曰上則有反下之意初以時言上以位言各舉其盛者也

李季辨曰一言初六言上始終不隸乎數所以相
循而无窮

林黃中曰不曰九初而曰九二蓋以初攝九則始
終之義明以九攝二則體用之情著

右明位

先儒曰七八卦數九六爻數

呂與叔曰爻稱九六而不稱七八蓋變者有占占
必有辭故繫辭於爻之下以定吉凶

程可久曰奇數一二三四策數七八九六五與十

不用

此四德四時四象之驗

變數九六卦數七八陽升而陰

降九六者易數之窮也

案著生百莖而聖人用其半以衍數虛其一以四十九數分卦揲扚三變而成一爻其揲數之奇則一二三四而扚之則不用也其扚之餘數則六七八九蓋以四乘之二十四策則六也二十八策則七也三十二策則八也三十六策則九也聖人又

以天地五行生數合之天數一三五參之則九也
地數二四兩之則六也而七八不與焉况陽浮而
升陰沉而降自七而升九猶陽數也自八而降六
猶陰數也數未窮則靜而不變故无睽无睽則不
占爻以占卦卦以彖名七八不用矣若夫陽升至
九則數窮而下變六陰降至六則數窮而上變九
一曰九下變
八六上變七此陰陽往來循環之運而不窮者也
故九六陰陽之數已窮則動而生變故用此占之

所以題九六於六位而繫之辭

林黃中畧知此說其餘陰陽饒乏盈縮進退諸說皆似之而未真也唯陰陽老少一說轉相傳襲莫有悟其非者夫謂七少九老可也謂八少六老可乎唯胡翼之謂陽以老為尊陰以少為貴差為有理而亦非易窮則變之義

右明文

林黃中曰初二三四五上以為經六七八九以為

緯而後易之義有所錯矣

李子思曰九六爻錯於六畫周流於六位所以象陰陽氣數運行之所寓其或奇或耦或當或否或中或不中或應或不應吉凶悔吝之事皆可推求於爻位之間聖人因取其象以論情之愛惡數之得失而托於辭以明其理之是非而占其事之吉凶悔吝是則不爽而何必雜取後世陰陽推測數術之說以混古聖人作易之指哉

馮當可曰三百八十四爻非一時畢陳也方一爻
用事則易在此爻而餘爻俱廢卦猶歲也爻則猶
月卦猶月也爻則猶日卦猶日也爻則猶時方有
是月日時也餘月日時之在前者則既往矣後乎
此則未至也

右總明爻位

潛龍勿用

贊曰陽在下也

文言曰下也

程正叔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龍之為物靈
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
蘭惠卿曰不謂之陽不謂之聖人而獨取於龍者
蓋龍為陽類而善變化又可以象聖人此乃作易
者立象以盡意者也凡三百八十四爻之言象者
皆類此

王介甫曰龍行天之物也故以象乾馬行地之物

也故以象坤

李仁父曰龍之鱗八十一為九九之數亦以象乾也

李子思曰六爻之象皆取於龍者陽體而健者也其所以潛見惕躍飛亢者初終之序而變化之迹也

陸農師曰乾為馬而謂之龍蓋馬以行地言龍以行天言也周官廋人八尺以上為龍六尺以上為

馬古者天子乘龍諸侯乘馬馬之稱龍尚矣

案天子六馬八尺以上取六龍之象也

文言曰陽氣潛藏

李仲永曰龍當蟄而蟄不可見也

程可久曰水經注龍以秋日為夜埤雅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如此

李子思曰方龍之潛於深淵也涵養神氣養其全力異時見躍而飛者皆張本於此

房喬曰陽氣微勿可暴進暴進則為羣陰所抑

馮當可曰居下位而欲為上禍斯及之矣時方潛藏而欲發泄所謂反時為裁也

張舜文曰其爻為復其畫為震其位為子陽動乎水中其潛龍之象乎

此亦可以言象但以六爻配十二辰以月則一陽之生配建子可也餘必有不通者以乾六爻配六陽月則建丑不可為履霜以陽生子終已

配乾陰生午終亥配坤則建午豈有霜乎

文言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
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
可拔潛龍也

朱子曰孔子以人事言之欲其用也

石守道曰龍潛於淵養其神也聖人潛於道養其
德也

李去非曰陽氣始動於九地之下潛而勿用所以

養陽也

程正叔曰當養晦以俟時

張舜元曰聖人君子豈无心於天下哉時未可用
宜隱以待時而已

右明象

文言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
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都聖與曰止之所以勿用也

朱子曰取象各不同以告筮者或筮者非所當得則謂他人矣 又曰六爻不必限定說人君且如潛龍勿用庶人得之自當不用

程正叔曰若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

右明占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贊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文言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正義曰陽氣發見故曰見龍

郭立之曰龍之潛也有必見之理

石守道曰六位下兩畫為地中兩畫為人上兩畫
為天

李去非曰二為地上故曰田

程可久曰坤已配地故抑坤而稱田

案乾坤易之門類例尤嚴不稱地別嫌乎偏下也

文言曰見龍在田時舍也

都聖與曰田以利養言也非龍之宜居猶聖人以君德而居下位也

毛伯玉曰田非變化之地也雖然謂之龍矣非田之所能留也

李子思曰田者喻聖人應世之迹爾龍豈真在是哉

按易之有象蓋以見天下之賾爾非必真有是物

也如載鬼一車臂困於株木皆假象也龍之在田以象陽氣之見於地上耳龍豈在田之物哉

原本缺

郭立之曰大人者其道大之人也乾德以大為主故曰大人

李子思曰文言兩稱君德盖大人之德充實而有光輝著見於外為一世之所利見者孔子之意也

右明占

李季辨曰在他卦二五為君臣唯乾坤為純卦乾

六爻皆君德二不取臣坤六爻皆臣位五不取君
乾坤自為一例與屯蒙以下剛柔雜居之卦不同
故其所以垂世立教之義如此君臣之不可紊猶
天地之不相亂也若夫以占筮者則隨其所筮之
人以為之斷爾

程正叔曰或問乾坤之六爻聖人之事乎曰盡其
道者聖人也得失則有吉凶焉豈惟乾哉諸卦皆
然也

程可久曰唯二五得中聖人事也他爻失中非聖人也

案二五中之位故其德為中非中之道也若當潛而潛則潛為中當躍而躍則躍為中特處時之亢則欲其无首爾无首亦中也善乎馮當可曰中猶皇極也用於五事則皇極在五事用於八政則皇極在八政二五中之位非中也所以機括初上三四而成一卦亦猶皇極上總下貫而成九疇者也

當潛而潛則初得中矣知亢元首則上得中矣中見於事為而用中者在君子之心

右明文義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劉長民曰三四俱明人道故不稱龍

程可久曰非龍德故稱君子夫是之謂曲而中

朱子曰君子指筮者而言

楊中立曰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

子也所以為君子者乃行此四德之人耳

案正義居不得中故不稱大人乾坤者君臣之分
聖賢之德也然乾不言聖者作經立教使夫婦之
愚皆可與知與行若以聖人言之天下之望絕矣
故自二五大人之外止言君子使天下之為父為
夫為子者皆可勉而至也六十四卦之大象不言
聖人亦謂此耳

林黃中曰下卦為晝上卦為夜上下之交日之終

夜之夕也

王景孟曰下三卦之終也故乾之三曰終日坤之
三曰有終

案日陽之象故於乾言之

都聖與曰乾乾者健之至也凡言謙謙蹇蹇之類
皆謂其至也

王景孟曰間乎二乾之間往來皆乾是能盡乾乾
之道也

朱子曰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

李子思曰此文不言龍而取二乾字以繫之以其
本真而易其似者則是聖人於此辭猶致意也要
之六爻皆龍其用皆乾而其德則皆君子也
贊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文言曰終日乾乾行事也 又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耿晞道曰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自
朝至夕皆有所事之時也故以惕若言夕

右明象

說卦曰无咎者善補過也

朱子曰凡言厲多於陽爻見之

王氏曰安其危則必危危其危則无危易之道也
王輔嗣曰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處得其道
故得无咎也

郭立之曰凡言吉凶悔吝者皆人道之辭

李仲永曰三四曰无咎者立人之道其要无咎也

右明占

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蘭惠卿曰處下卦之極當上卦之下居嫌疑之地禍福之機成敗之決正在於此故乾乾惕若則雖危厲而可免咎

毛伯玉曰離乎二矣而未達乎四猶可止也故於其未至於四也深危之夫潛也見也躍也飛也亢也皆以一言盡其義九三之危非一言之所能盡也故曰終日乾乾曰夕惕若曰厲而以君子當之聖人之戒深矣其意深故其言微學者可以理曉不可以辭盡也

文言曰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揚子雲曰過中則惕

李仲永曰居過中之位行過中之事夕者過中也過中而懼懼而修德以補過故雖危无咎

李子思曰龍以不見為神重淵之下乃其棲神之宅也自潛而見則未免涉世而有人道之患故作易者易龍之名而寄之君子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戒之

程正叔曰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

言聖人事苟不示戒則何以為教作易之義也
聞之曰易為天下作不為聖人作也唯其為天下
而作故雖天地聖人亦必設為警懼戒謹之辭所
以立教也

右明爻義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程可久曰初與二皆稱龍本爻即上文知其為龍
也亦猶大壯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而九四稱藩

決不羸是也

李去非曰六位三四為立人之道三言君子其人可見也四稱或則其人在有无之間或之者疑之也乾之龍至於飛非天地之合豈易以人力而致而四以人事為疑其唯四之多懼乎又曰或躍者陽使之也在淵者陰繫之也

揚子雲曰不及則躍

張子厚曰位非所安故曰或躍處陰故曰在淵

都聖與曰陰善疑陽善斷故有或躍之象

劉長民曰龍將出反諸淵

右明象占

贊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案然則九三之進或有咎矣

文言曰或躍在淵自試也

李子思曰龍之飛天一息不留也而可以試躍邪
作易者特借此以示飛龍變化之漸云爾乾龍之

健方其潛淵之初已有飛天之力不獨今躍淵時也至此氣數將滿或躍出而不自知其有自試之象焉

文言又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耿晞道曰不言龍何也九三雖有可至之道然有可終之義九四雖有或躍之勢然有在淵之時故不稱龍就二者論之九四乾道革矣有必飛之勢无或終之義故以龍事言焉

文言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李仲永曰畸於人而侔於天矣故進德修業以及
時為无咎

文言又曰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
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毛伯玉曰躍者飛之漸或者不必然之辭自四言
之則有必躍之勢自三言之則有可終之理三可

以終者理之常也而或有躍者焉以為凡至於三者不必皆達於四也

右明文義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文言曰飛龍在天上治也 又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正義曰陽氣盛至於天猶聖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為萬物所瞻覩

贊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文言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又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李子思曰潛見躍飛其迹不同同此一龍耳向以

大人之德為一世之所利見今以大人之德居大人之位為天下之所利見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也

李季辨曰人心利見已在二矣况正九五之位乎
文言大人正謂九五程正叔又曰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

右明象占

毛伯玉曰五為君位他卦皆然唯乾之九五卦與

爻德與位皆為君道之正故以飛龍在天象之利見大人言之

林慎微曰飛以下為順五稱飛言不宜復上上則亢矣

此說亦通

右明爻義

上九

耿睇道曰上不言終何也曰終者時之窮易之所

貴變通而不窮故不言也

亢龍有悔

贊曰盈不可久也

文言曰與時偕極 又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毛伯玉曰龍非有亢也託於龍云爾

右明象

文言曰窮之裁也 又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

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李季辨曰五居中位過中則亢六陽已極物極必反故亢則有悔

都聖與曰凡言有者不宜有也乾聖人之象不宜有悔以其盈也是以有悔焉

正義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故凡悔之為文必以餘字配之其悔若在則言有悔謂必有此悔也其悔若无則言悔亡言其悔亡也其悔雖亡或更

取他文結之若不遠復无祇悔之類也

程可久曰不言凶者在馴致之後

案當悔而不悔則凶當悔而知悔則吉聖人於吉凶之外復有曰悔吝云者蓋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之凶夫理有是非則事有得失有得失則有吉凶知其非而欲改則有悔知其非而不改則為吝

書改過不吝

此爻之有悔者以其失在亢也若處

此而不亢則悔亡矣所謂无首是也

右明占

李子思曰乾元之運不免於亢則何以為乾其曰
亢龍云者蓋慮人主龍飛之後以滿亢自居而或
至招悔故記乾之上九以垂戒云耳天為剛德猶
不干時則乾元一氣之運安有至於亢者若夫物
極則亢亢則悔此氣數之常而游於氣數之內徇
溺而不知變者每每蹈之

耿睢道曰陰陽之運積息而成盈盈則反消積消

而成虛虛則反息此自然之機天且弗違而上知
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乃
所以有悔吝小疵也有悔可變而趨吉也是用九
也

張舜元曰天地之道以六陽遞相往來生成萬物
而无窮也陽氣至此而盛極陰氣將生而推之苟
不能窮上反下以知變是之謂亢非久而不窮之
道也

案乾坤六陽六陰之氣一寒一暑萬古不忒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理之常安有亢而悔者聖人為天下而作易推造化以明人事使知者觀之而知監愚者筮之而知戒也

右明爻義

用九

李子思曰乾純於九坤純於六故可以用九六他卦則陰陽之雜不可以指名也易窮則變變則通

者也易以用為主用者變而通之之謂

游定夫曰揲著之法數遇九六則變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以純陰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裁戰而傷不能免也乾以用九則陽知險而變故无首而吉坤以用六則陰知阻而變故永貞而利

案用九之說又有四焉一謂六十四卦陽爻之通例然蔡墨曰乾之坤止謂乾一卦也二謂併於上九然曰羣龍則六爻並陳也三謂即純坤牝馬先迷

後得之義然曰羣龍則非指坤也四謂用九而不用十為无首之義然則坤當用六不用五為永貞之義也

見羣龍无首吉

贊曰天德不可為首也

文言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都聖與曰陽為首而陰為之後者爻之常也上為

首而下為之後者位之常也其所以不可為首者
變也於窮而能變變則通矣

李氏曰處其窮則亢用其變則通唯變而通則潛
見飛躍適時而為故曰見羣龍不居於亢故曰无
首

李去非曰不敢為天下先此箕子沈潛之義

右明象

李季辨曰天道功成者退陽至上則亢故退不為

首則吉蓋天道盈虛消息自如此

程可久曰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為聖人之書陰陽
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為伎術如以詭遇
獲禽則曰吉得其正而斃則曰凶故王仲淹曰京
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右明占

李去非曰陽動而進故以七陰動而退故以八一
陰一陽合而為十五陽自七之九陰自八之六亦

合於十五此數之祖也

案河圖數縱橫十又五參天兩地之數亦十又五此五行之生數也以五行之生數分配陰陽為七八九六之成數而用之此聖人揲著生爻起例之義也

石守道曰卦本三畫上一為天中一為人下一為地三才之象備矣變而動三才之道也一不能動動必須兩何也蓋相偶然也

此所謂兼三才而兩之

李去非曰易氣從下生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

案此內卦三爻與外卦三爻為應也蓋動於內則必應於外雖有剛柔之殊閒閔之異而大槩如此若八卦之純雖无剛柔之應而爻義亦未嘗有不應者初潛則四躍二見則五飛三惕則上亢蓋各

有升降顯晦之異也

程正叔曰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張舜元曰聖人重卦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天道貴乎下覆故上言亢五言在天人道尊天而親地故三言君子四言中不在人地道貴乎上承故初言勿用二言在田

揚子雲曰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過中則惕不及則躍二五其中乎故有利見之吉

李氏曰乾陽物也消息盈虛必有時龍陽類也潛見飛躍亦有時聖人龍德也升降進退亦有時六爻之序可考而知也

右明六爻

三三
坤下
坤上

李子思曰包犧畫卦之初乾中連而坤中斷何也

曰陽盈而陰闕乃自然之象非作意而為之也天地陰陽之氣一盈而一闕故月之生也亦然乾坤之畫象之坤之畫則純陰竅闕之象也

聞之曰天一地二故乾畫奇坤畫耦乾一而圓其精為日坤二而闕其精為月故於文日圓而一月闕而二日月為易陰陽相代之義也

坤

說卦曰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雜卦曰乾剛坤柔

李季辨曰未有陰先有坤之理大極判陰就易中稟得柔順之理故曰坤

右明卦義

說卦曰坤地也故稱乎母又曰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程正叔曰今所指地者乃土也土特天中一物耳不可言地也

石守道曰不謂之地謂之坤者取順義也坤地道也陰道也臣道子道妻道也地必承順於天陰順於陽臣順於君子順於父妻順於夫天下之大順也

說卦曰坤道成女 又曰坤作成物 又曰坤以簡能 又曰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又曰效法之謂坤 又曰闔戶謂之坤 又曰坤陰物也 又曰坤以藏之 又曰坤為牛 又曰坤為

腹 又曰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
母牛為大輿為文為眾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右明卦象

象贊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右明卦用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贊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

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
利貞

李子思曰一元之氣乾坤同得之然而乾元之氣
稟陽之剛健出入動息之間无能撓之者故文王
卦下之辭直曰元亨利貞而已无他語也若乃坤
之陰其體寂然待陽而應陽先動而坤後隨之將
以其所得於太極一元之氣者而申乾以成元亨
之德苟非柔順後天而行則失其所以承乾故曰

元亨利牝馬之貞

程正叔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貞也

正義曰牝對牡為柔馬對龍為順不云牛而云馬者牛雖柔順不能行地无疆无以見坤廣生之德李仲永曰行地莫如馬而又牝馬柔順之至也李季辨曰乾為馬坤為牛不言牛而言牝馬象乾之配也牝馬能載而又能生育所以為坤之貞

李氏曰別其陰之匹於陽也

案元者坤之元蓋太極動極而靜陰所自生也以
順承乾同此亨利也乾剛坤柔其貞則異也乾稱
龍坤稱馬行天行地之辨也馬稱牝別嫌乎乾且
明其為乾之配也周制天子乘龍諸侯乘馬君臣
之義也乾之稱龍者六坤之稱馬者一詳乾畧坤
也乾稱龍矣而又稱馬坤稱馬矣而又稱牛此易
之取象所以象其物宜不可以一說定也

右明卦象

贊又曰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
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
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郭子和曰自君子有攸往以下皆人道也凡言吉
凶皆人道之辭

張舜元曰坤者乾之配君子體之不為事先蓋先

則迷而失為坤之道後則得主有為臣為子之利
陰之所主者陽也

陸希聲曰陰以陽為主當後而順之則利

李季辨曰君子體之而有行為先則迷為後則得
主而利以陰道不為倡也

龍氏曰巽離坤兌陰之朋也乾坎艮震陽之朋也

楊廷秀曰乾之象止言其體

謂四德

自坤以下併與

用言之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皆欲以陰從陽

不欲以陰從陰陰從陰則造化消陰從陽則造化
息

案坤之六陰其朋盛矣易乃欲其喪朋復之一陽元
朋矣易乃欲其朋來聖人抑小人之朋而進君子
之朋如此

李子思曰利貞之間加牝馬二字天下唯剛者為
能貞而柔順者一失其守則往往溺而為邪是以
彖言君子體坤之事反復告戒歸於安貞而後吉

其亦謹乾坤上下之位著君臣先後之戒而使天下凡居坤位者一守之以正邪

案此卦於君子之體坤複言利貞蓋前言利貞者坤之德也後言利貞者君子之體坤也元亨屬陽利貞屬陰坤陰物也故於利貞再致意焉

右明卦占

案乾坤一陰一陽之配也坤之四德同乎乾坤順與乾健合也然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陽得兼陰

陰不得兼陽此坤之所以異於乾也且以成形之大者言之天形如雞子地如其黃則天蓋包地也天包地者陽饒而陰乏也則其氣數何獨不然是以文王合乾六爻之德一言而足至於坤則分而為二下卦言其德上卦言其事則以人道觀地也德止於三畫者陰乏故也言人事者備三才也元初也亨二也利牝馬之貞三也君子有攸往自內卦而往也先迷上在五前也後得主利四在五

後也西南言下卦也陰在下故得朋東北言五也
五君位故喪朋安貞吉上也觀於孔子之贊昭然
明甚而世儒未之察也卦有兩利貞謂此也

右明彖義

初六履霜堅冰至

贊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

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朱子發曰震為足自下而進履也此文下卦震之
變也

張舜元曰方夏至之初一陰初生於地下露氣方
凝未結為霜也而言履霜堅冰者知微知彰之意
李去非曰乾之初言潛龍而戒之以勿用其愛養
微陽之生如此坤之初言履霜而戒之以堅冰至
其逆防盛陰之極又如此乾為冰以氣而結坤之

形也

月之建亥
乾之所位

人見坤之為冰也豈知其中有乾

哉陰之始凝為霜其微易散也馴致堅冰則陰陽

難判矣

毛伯玉曰堅冰至者積而至於无君也

林慎微曰初之陰有陽在上以止之則无堅冰之事上无陽則有馴而无止至堅冰也孰禦哉

朱子曰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增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

淑慝之分焉故聖人於易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
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
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所以贊
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微矣

案初九乾潛龍勿用而此稱履霜堅冰至何也曰
陽主發見故稱潛龍以明其未見也陰主隱伏故
稱履霜以彰其已至也戒之以勿用所以愛之戒
之以堅冰所以憂之也是又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蘭惠卿曰下卦內也坤之時一小人居內引至朋類終至於盡去君子而為剝為坤故聖人於一陰之始生知其生至於堅冰也故曰國之治不治於已治之日國之亂不亂於已亂之時其所由來者漸也

楊廷秀曰陽始萌則曰勿用陰始生則曰堅冰至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

右明象占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贊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正義曰得其位極地之質

程可久曰四方不易者直也四維有所者方也不可以中繩中矩者大也

郭子和曰居无不當之位而上无異道之應故可以直可以方不疑其所行凡以順道故也

張舜元曰地道貴乎上承二居地上地道之正也履中居正故全於坤之直方大之德也雖居坎位異於坎之待習而後行也

案六二坎之變坎險則習險變而順則不習矣此以地道言之

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蘭惠卿曰居中履正所以為直陽為仁仁則其德
圓陰為義義則其德方直而不方與方而不直皆
孤也孤則德不大

司馬君實曰不孤則大也

此以人道言之

右明象占

程子曰二與六地道之精純者若六與五則異矣
蘭惠卿曰乾之六爻唯九五為中正坤之六爻唯

六二為中正

李子思曰居中守正故爻辭以直方形容之直方者中正之別名也文言又以敬義形容之敬義者又直方之別名也推本而言六二之德无出乎中正

案乾之六爻莫盛於五坤之六爻莫盛於二何也中而且正乾尊而坤卑各盡其道也然德成於二而發揮於五二卦則同也文王於此故以與乾合德

者言之直方而大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配也夫
直方則多礙礙則必習而後行唯其大故不習而
无不利也雖然乾坤者聖賢之辨也大矣而未化
利矣而未至於安聖人論六二之德視乾猶有等
也

右明爻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贊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九家曰以六居三下有伏陽坤陰含藏不顯待乾之命不敢自成也

程伯淳曰章外見之物

郭子和曰含則不茹終於必吐待時之義也故或有王事則從之

劉氏曰三陰生則文明者皆斂藏之故有含章之

辭

朱子曰位有陽所以言含章若无陽何由有章為
有陽故半動半靜

蘭惠卿曰姤九五无所發行其明亦云含章

案章辨也下體與上體分辨之際位陽顯著或含
藏之不自止於下而有從上之志也文言明陽盛
則包陰陰盛則含陽自重卦言之三陰浸盛陽明
斂藏含章之象也

右明象

程正叔曰可貞固守之常久而无悔咎非含藏終不為也

蘭憲卿曰貞者事之幹在他卦以六居三則為不當位而招悔咎在坤則五無陽明之君苟又以陽居三則或為權首而致凶咎今剛柔相濟可以貞幹王事或者未必然之辭從者自我從人非先倡也王事云者明其上有君父也

劉氏曰陰以斂藏為事故含章可貞又當應陽而發之應陽猶臣之從王事也

朱子曰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時出而從上之事始雖无成後必有終

邵堯夫曰陽知其始而圖其成陰効其法而終其勞

馮當可曰乾成之坤從而終之猶乾始之坤從而生之

林黃中曰歲功出乎震勞乎坎成乎艮非陰之所
敢成也

案居內卦之終可貞有終之象也夫下卦終則上
卦繼焉此筮易之定序也而易每於下卦之三若
欲終之何也易以六爻明始終之序而以二體嚴
上下之分蓋欲上下各安其分而不相陵躐此聖
人作易設教之微意也是故孔子於乾之三言知
至知終之兩端而文王於坤之三言可貞從事之

二說乾陽也性趨上而健進三有君德而未正君位故多恐懼之辭坤陰也性趨下而順止是以從陽為善故有勸勉之語陽以進為懼陰以退為安也

右明占

程可久曰乾九三動以趨中者也本爻靜以守正者也

林黃中曰乾之九四坤之六三皆陰陽之雜也是

以或之

李子思曰三與五其陽功則同而上下之位則異是以乾坤唯九三六三之辭最費蓋處此地之難也

右明文義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贊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

无咎无譽盖言謹也

林黄中曰坤為囊

見荀慈明說卦

三在內為含四至外括

之矣

案象下卦之坤為囊羣陰在上閉塞其路四當囊之口故有括之之象抑下卦之陰不使上進乃得无咎无譽盖不能辨之於早是以僅能如此

右明象

朱子曰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或事當謹密或

時當隱遁也

林黃中曰陰當其位是以无咎嫌无陽焉是以无
譽

李子思曰譽者咎之招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
无譽也陰晦之世其法當隱身將隱焉用名世之
託隱以求名者皆不能无意於世者也名之一出
而辭之不可則人世吉凶之患將迫逐而不去為
君子者不可以不謹也

案此說亦通

右明占

劉長民曰夫坤其靜也翕應四之位其動也闢應二之德

毛伯玉曰方其初也辨之於早以絕其害及其盛也深晦其迹以避其禍

馮當可曰坤宜在下而反居上非括囊謹密其能免於禍哉聖人首乾坤以定君臣之分使乾常不

失在上而坤常不失在下則君臣之分定而禍亂不作矣

此義亦通陽貴上進故至四而或躍陰惡上行故至四而括囊

石守道曰陰之為道聖人惡之故彖欲其喪朋而六爻並不言羣陰惡其黨盛而類滋也

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乾言君子則坤宜言小人也今六爻无小人之辭何也曰易不為小人作也初

言堅冰上言龍戰以見小人之情狀而中爻每每
為君子慮焉

右明文義

六五黃常元吉

贊曰文在中也

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
四肢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李子思曰居坤位之中得地之正色故謂之黃

林黃中曰乾為衣坤為裳

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此

五雖尊

配乾為下矣

案乾純陽坤純陰兩卦對立為兩儀六十二卦之父母也故乾配天坤配地曰黃以明其為地之色曰裳以明其配乾之衣嫌其為君位而正其名分也或謂坤妻道也臣道也五君位也以妻與臣居君位猶女媧王莽之流李子思曰此最係名教之大者不可以不辨

右明象

朱子曰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文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案古之占者辭吉而事反之則凶辭凶而事反之則吉不專以辭之吉凶悔吝斷也惠伯之意以忠中釋黃以信共下飾釋裳以善釋元配為三德曰吾嘗學此必有所授也至孔子則變其說以為大臣之美

張舜元曰凡元吉者以元為吉貞吉者以貞為吉也亦有以元訓大者如元亨之為大亨是也

右明占

石守道曰乾九五君位之盛坤六五臣位之盛
案以德言之乾九五得陽之精純坤六二得陰之精
純也以位言之則乾坤之位皆以五為盛

李子思曰辭但言其吉之元文之顯而不言其德
者蓋六二之德即六五之德也大凡位之盛者不
以德稱蓋曰居此位而獲吉則其德可知矣

李季辨曰人臣之極位可以有為矣故辭但贊其
美由直方大之德蘊蓄於中者素備故能如此

程可久曰坤臣道五君位有臣道達於君所之象

案此說亦通

張舜元曰周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六六三百六十職蓋本諸坤與天官冢宰其當六五與

馮當可曰天下之變无常社稷有綴旒之危莫不賴腹心大臣從權制變而社稷以安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代之常制然則人臣而行君事无世无之坤之六爻於初戒之四戒之上又申戒

之而五復為戒懼之辭世不幸而至大變則為臣者不敢犯難而任事為君者終疑其臣於下誰與寄社稷之計不可之大者也亦唯忠誠純至臨大節而不可奪如黃裳者是賴焉而後成社稷之功矣

案易道廣大无所不通程張說理象亦然況以盛德居尊位守人臣之常分大節焉當平世以為經綸之純懿當禍變則為方正之節操要不外乎黃

裳之象也

右明爻義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贊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文言曰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
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
玄而地黃

正義曰說卦戰乎乾是也戰於卦外故曰于野

九家曰坤行至亥下有伏乾

李去非曰乾位西北而陰窮以薄陽而戰焉曰龍戰則是乾來戰不以坤敵乾也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自敗為文龍戰之義深矣

王介甫曰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

林黃中曰乾為馬坤稱馬者牝也龍戰于野是龍與龍鬪也坤之龍其牝矣乎 又曰外卦之外故

稱野野者天地之際而戰者陰陽之敵也陰陽有敵故雖坤而稱龍陰陽俱傷故雖乾而稱血主陽而言戰故曰龍主陰而言傷故曰血乾為赤坤為黑天地之正色也震為玄黃天地之始交也赤變於黑為玄黑變於赤為黃坤終而陽出乎震故其象為龍其色玄黃也

盧氏曰云戰者蓋罪陽之失於防漸至无陽之嫌云野者又罪陰不能退避非所處之位

案主龍而言則知陰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戒陰也
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正應此象

右明象占

郭立之曰坤道之窮而不知變亡其所謂坤順者
也由是言之六爻之順者時焉而已凡易貴陽而
賤陰非賤之也陽知進退之義陰无過亢之悔是
以非克之不去也始也履霜則難與之進終也龍

戰則難與之退不知進退存亡是以賤之也

案陽亢則知反求諸已而有悔陰窮則不知自反而有戰此君子小人之情狀也

李子思曰聖人寓堅冰之戒於初蓋所以救其終龍戰之禍

案龍戰即所謂堅冰之至也初六之爻義可見矣

孫氏曰乾之上九陽之亢極不言陰戰之者所以抑臣僭也坤之上六陰之過極則與陽戰者所以

警君防也指其微乎

案以八卦配方位言之乾居西北其辰則亥也以陰陽配十二辰言之陰終於亥其位則坤也陰陽之氣行乎天方位之氣鍾乎地以天氣之坤乘地氣之乾其勢不順其氣相薄故乾陽激而上戰坤陰此萬物蟄藏所以待陰陽之定也

其蟄藏者避陰而就陽也

夫

乾君也坤臣也王者有征无戰戰者兩相敵之謂也不曰與龍戰而曰龍戰于野以乾為主猶曰君

之討臣云爾抑又聞之乾變至上則為坤故用九
謂乾之坤是也易乃曰見羣龍存陽也坤變至上
則為乾故龍戰當於用六言之易乃言於上而至
用六則戒之以利永貞抑陰也

右明爻義

用六利永貞

贊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劉氏曰易之道窮則變變則通上六不知通其變

使陰道已窮故至於與陽戰而受傷苟能通變以用六而知永貞於柔順之為利則无戰傷矣

林黃中曰上陰位六柔德以柔居陰永以為貞配乎純乾斯為利矣

馮當可曰乾極矣九將變而為六能用九則不失其為君之道坤極矣六將變而為九能用六則不失其為臣之節用九在无首用六在永貞永貞所以用六者也

或謂乾用九不用七坤用六不用八是則然矣而
於文王繫辭未有義也當可之說與繫辭之旨合
李子思曰乾不喪其乾體者要在用九坤不喪其
坤體者要在用六用六之辭曰利永貞則是慮其
侵陽而欲永守其牝馬之貞以保其柔順之利也
程可久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故曰乾元用九
坤以貞為主所以代終

朱子曰自坤而用六故不足於元亨云

右明象

李季辨曰中四爻坤之德也初戒履霜終戒龍戰本末之義也

趙氏曰初與四有履霜括囊之戒以不得中也三與上有无成龍戰之戒以過中也唯二五居中故无不利而元吉由是觀之乾坤之畫雖純要必相濟而後可一失其中聖人必為之慮也

林黃中曰乾之六爻皆以龍言而坤之六爻雜舉

其物者陰陽之情也

郭立之曰乾一以健坤一以順而六爻之義不齊
非異也時物之不同也

右明六爻

